

“老兵”姥爷

■张鑫生

姥爷曾是一位军医，在海拔近4000米的西北某地干了将近20年。提起他的回春妙手，他的战友们都竖大拇指：“他救过我们很多人的命，我们才真是过了命的交情啊！”

脱下军装后，姥爷回到老家县城，开了一家中医诊所，一干又是十几年。空闲的时候，姥爷总是骑上他的“凤凰”牌自行车，到临近街道巡诊。谁家有病号，治疗到什么程度，他都摸得清清楚楚。碰到家境不好的病患，他还主动上门复诊、送药。

家人笑他：“病都让您医好了，人家医院要关门啦。”姥爷有他自己的道理：“军装我没办法一直穿下去，但为人民服务，我可是能坚持一辈子呢！”

姥爷有个“绝活”——药材柜里形形色色百余种中药，每种药材的名称、特性、位置，随我怎么提问，他总能够做到“一口清”，这让一背课文就脑瓜疼的我“惊为天人”。

顽皮的我时常给姥爷搞破坏。一次，我将他晾在盘中的药丸堆成了一座小山。姥爷发现后，果断罚了我20分钟军姿。我一边罚站，一边看他俯下身重新排列药丸。那一颗颗药丸在他手中仿佛有了生命，每一颗的大小、颜色几乎没有差别，像极了整齐划一的队列。

“您码得这么整齐有什么用呀？”看着这盘“药丸方阵”，我感到不可思议。姥爷站起来揉了揉腰，回答道：“干一行就要精一行，工作标准高低决定人生价值的大小。我们当兵的人都是这样！”“标准”是什么意思？人生价值又在哪里？当时的我还没有概念，但当过兵的人什么样，倒是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。

童年时代，每周六晚的“军史大讲堂”是我一定不能错过的。一副花镜、一包香烟、一杯热茶，这是姥爷授课时的标配。他从不备课，无论讲什么都能够信手拈来。讲到井冈山会师，姥爷把拳头高高举过头顶，仿佛自己正置身欢庆的队伍中；讲到五次反围剿的失败，姥爷猛吸一口烟，神情变得凝重严肃；讲到抗美援朝和边境作战，姥爷脸上流露出的除了壮怀激烈之外，更多的是没能亲赴战场的失落。长大后的我无数次梦回讲堂，终于体会到“没能当兵当一辈子”是姥爷终生无法释怀的那份遗憾。

2006年的深秋，给别人看了一辈子病的姥爷，极不情愿地躺在了病床上。无情的癌细胞早已在他体内疯狂扩散，频繁的放化疗让他日渐消瘦。可每天清晨，姥爷依旧早起，到楼下“出早操”——绕着病房楼走上三圈。我跟在姥爷身后，默默地望着他，曾经挺拔的脊背已有些佝偻，但步伐却还是那么坚定，这是一个老兵最后的坚守。

高考结束，成绩不错的我曾有过无数种人生选择。可不知为什么，那个熟悉的“老兵”的面容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，似乎在等待我的决定。于是，我不再纠结，毅然选择了这身迷彩，选择了用青春续写“老兵”姥爷的心愿。



扫码阅读更精彩



我把自己立在老家一棵青皮白杨下的照片摆进书柜，与几张旧照片构成一段时间的河流。

女儿盯着看了半晌，笑咪咪地问：“什么情况，这棵大树也有故事？”我说：“我18岁的青春就是从这棵树下起步，到军营拐弯的。”女儿一脸兴奋：“说说，我想听！”

1989年，春天刚刚在大地上露出微茫的脸。我站在这棵白杨树树下，心里一片缤纷，一片苍茫。我想看看田野里的作物再走，但初春时节，还看不到那些亲切的作物在风中摇曳。村里狗盛爹扛着锄头走过来：“三娃，你站在树下想啥呢？听说你要去当兵，好好的书咋不念了？”我好想对他说：“人和树一样，经过风雨吹打才会长得好，才会有自己的天空与梦想。”但我知道他未必听得懂，于是只回答：“我不念书了，出去锻炼几年。”

我就是那一年实现从老百姓向军人的转变的。我当兵时的营盘，在天山深处一个叫牛圈子的地方。那年，部队改为春季征兵。到部队时，老兵刚换新式军装。我跟战友们凑热闹，借班长涂卡面料的老式军装拍照，是纪念，也有打开人生崭新一页的意思。

现在进新疆坐高铁，朝夕至。那年我却坐着闷罐军列，走走停停，在路上整整颠簸了7天。第一次坐那么长时间的车，身体不适，上火。所以，照片里的我，嘴唇上起了一个大燎泡。

那时的工作生活条件，现在的战士可能体会不到。我们一个班一间屋，靠墙一面大通铺。每个人的木床板上，铺着羊毛毡、棉褥子和白棉布床单。全班只有一张油漆斑驳、桌面露着木筋的旧三屉桌，一把椅子随时会散架的样

家庭秀

跑步是军爸的必修课/留下过无数次奋力的冲刺/还是同样的终点/这一次却与平时不同/背起军娃疾步如风/一起叩鼎“冠军家庭”/那父爱的速度势不可挡/灿烂的笑容好似山花/亲情升温的经典一幕——剿暖！

定格

金秋时节，第81集团军某旅组织广大官兵开展军事体育运动比赛，特设的军人家庭趣味项目让平时难得团聚的军人和军属尽享快乐。图为亲子游戏“飞跃战场”的快乐场面。

■高旭尧/文 姚舜午/图



两情相悦

今年盛夏，与众多媒体同行采访完海军某军舰、准备返京的前一晚，收到一条强风预警。我不无担心地在微信工作群里念叨了一句：“明儿我们怕是飞不走了。”没承想，记者团总负责人、该部宣传科唐干事神来一句：“怕啥，飞不走，你正好留我们单位当军嫂。”紧接着，下面就有跟帖有趣的——“就是能飞，也得把你‘扣押’在这里，你必须得当军嫂！”“就是，有个记者当我们的军嫂，多棒啊！”“以实际行动向你采访过的军嫂学习！”一时间，因采访任务重而紧绷了几天的群成员们因我而热闹起来。

身为一名负责军嫂专栏的地方记者，像这样的“躺枪”，我可没少遇过。去空军某部采访，负责接待的战士自动屏蔽了我的“记者”身份，一口一个“嫂子”地叫我。参加火箭军某部“最美军嫂”的颁奖典礼，临时来了一家当地媒体，记者席的座位不够了，相熟的宣传科长找到我说：“反正你迟早也要



这座旧时营盘，早已在时代变迁中换了新颜。但一茬茬曾在这里守望、冲锋过的军人，会永远记得这个地方，永远怀念这段青春。
资料照片

子。马扎除了高低一致，形状和样式七七八八，上面的网绳，有的是旧背包带，有的是细麻绳，也有不知从何处剪下来的帆布条，都是战士自己做的。我们写信写体会、读书看报，都坐小马扎，床头就是桌子。所有人在大通铺前坐一溜，像极了面壁思过。

新兵时，我怕不训练艰苦、紧张，心里最发怵的是夜里上厕所。

“上个厕所有什么可怵的？”女儿问。“你肯定想不到大山里有多冷，冬天厕所里一点都不臭，臭味都被冻住了。”我的回答让她忍俊不禁。

可真是这样的。按说营院里是该有厕所的，但是不知为什么，就是没有。不管是独门独院的连队，还是以营为片驻防，厕所都在营院外离宿舍很远的地方，是旱厕。

室外冰天雪地，哈气成霜。夜里身体刚刚暖热被窝，正睡得香，突然被尿憋醒。如果天快亮了，就硬撑着，数着分秒盼天亮。若是半夜，头上落刀子也得起来。营院侧门和厕所门口各有一盏昏黄的电灯，但寒风呼啸，四周是寂

寥、苍茫的荒野。穿上冰凉的棉衣棉裤，裹上羊皮大衣，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到厕所，在恐惧与寒冷里匆匆完事，再以箭簇的飞速返回宿舍。

短短几分钟，人就冻成了一根冰棍。回到被窝，身体像筛糠，簌簌直抖，牙齿也咯咯打架。睡意就这样被驱散，只觉得钻进骨头的冷，迟迟不散。很想去雪地里跑一趟五公里，让身体有股热乎劲儿。

可我的小子班长就不怕冷。他夜里一般会起来两次，进屋时嘴里“嘶嘶”地吸着气，回到被窝瞬间就能呼呼大睡，鼾声如雷。看我冻得吸溜吸溜的，他拿眼瞪着我，语气温和声音响亮：“你小子矫情，军人死都不怕，冷算个什么东西！”

我不是矫情，但这事也着实让我看到了一个老兵与新兵的差距。

连队有饭堂，但缺桌少凳，不够坐。每个班有两个布满凹凸的铝盆，一个盛菜，一个盛主食。炊事班不管做几道菜，我们都盛在一个铝盆里。开饭时，全班战士在门前围着两个铝盆，在

小马扎上坐一圈。有时正吃着，一股风忽地扑过来，顿时便给饭菜盖上一层土。可班长眉头都不皱一下，仍然吃得呼呼有声。

记得有一个新战友，饭量颇大，小碗大的包子，他一顿能吃12个，白面馒头，一顿也要10个。有一天，我们一群新兵坐一起聊各自当兵的理由。这位仁兄直截了当地说，他当兵就是为了穿解放鞋、吃大米饭白面馒头。大家一听，都笑了，只留他涨红了脸，很惭愧的样子。

女儿听得哈哈大笑，指着一张我围着白围裙的照片问：“你当过炊事员？”

我当过105无后坐力炮和37高炮炮手，当然，后来还有坦克和榴炮。那些装备后来都被一茬茬淘汰了，被更先进的装备代替了。严格说，我没当过炊事员，这是我调到团机关后，周末在炊事班帮厨时照的。

那时候，炊事班做饭烧煤，专门有一个战士负责烧火。烧火是苦差事，煤铲子一动，煤灰飞扬，经常弄得满脸黑灰。记得炊事班长让我烧火，我死活不干。我倒不是怕脏累，而是不怕掌控火

候。做饭时，一会儿要猛火，一会儿又改小火。火膛在操作间外边，要听着炊事班长的“大呼小叫”来烧火，很难搞。我第一次烧火，就蒸出一大锅塌火馒头，没法吃，又重做面条，气得班长脸青鼻歪。

“现在还烧煤吗？”女儿问。“现在高原边防，部队炊事班大都跟咱家里一样，用天然气做饭，有的甚至用上了电磁炉灶，高效卫生着呢！”我颇为得意地回答。

这第四张照片里，依坡而建的低矮平房是我们的团机关。干部没有宿舍，办公室就是宿舍，下边是大操场和礼堂。开会或看电影时，一支支歌声飞扬的队伍，从四周起伏的山沟里潮水般涌进操场，歌声嘹亮，脚步铿锵，震得树枝上棉花糖似的积雪纷纷坠落。

部队、牧民和林场职工散居在平缓的沟坡上，低矮的平房像一片一片在山坡、沟洞里低头吃草的灰色羊群，零乱里透着规整。驻地牧民的牛羊时常从连队矮墙的豁口迈进来，在院子里转悠。战士们也不驱赶，好像这里原本就是它们的家。

冬天，进出大山的道路常被积雪中断，电视频道很少，雪花飘飘。最让我们开心的是每周一次的电影，有时四五部片子反复看。训练间隙和休息时，我们会模仿电影里的台词，表演对白。

许多年后，我在牛圈子当过兵的堂哥世英说，这营房是他和战友们70年代初自建的。多少年过去了，那里仍旧是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。

1995年，我军校毕业，到部队当了干事。第一个月的工资是三个4，还不到现在义务兵津贴费的一半。那时，我已当兵7年了。而如今，7年的中士拿的工资比那时的干部不知翻了多少倍，真是天上地下的差别。

就在这一个又一个变化的叠加下，

像一个呼啸，30年的军旅生涯一晃而过。女儿的好奇让我与不远处的曾经相遇，恍若隔世的感喟汹涌而来。只是她不知道，我的梦想如窗外树枝上的一朵小花，是在阳光里一点点绽放，并永远不败的。

璇姐私聊

解开“绳索”，才能齐头并进

璇姐好：

我女朋友漂亮开朗，爱玩爱闹，社交面比较广。身在军营的我担心社会太复杂，她一个女孩子应付不来，时常就她交往的朋友刨根问底，并告诫她最好把朋友圈弄“干净点”。没想到，好心没好报。不仅不觉得我有多在乎她，而且还觉得我疑心太重，说我是典型的“直男癌”。

近来，我们常常因此闹不愉快，感情也受到了影响。为什么我的关心，她就不能理解呢？

第80集团军某旅助理员 小齐

小齐你好：

你的担心让我想起了“白兔的月亮”。月亮不属于白兔时，白兔总能享受，不论阴晴；当月亮归白兔所有，或圆或缺，白兔时刻陷入担心。不论担心还是享受，白兔都深爱月亮。只是由于身份的改变，这份爱里多了一份占有欲。

占有欲来源于确定关系后的彼此负责。但前提是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，要先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，才能更好地为对方负责。每个人在进行正常社交时，任何亲密关系都无权干涉。

至于你的担心，虽然有一定道理。但请试想，假如你女朋友让你和你的战友们断交，会不会引起你的反感，以至于对你建议中的合理性不予考虑呢？而且，她的朋友圈，你真的走进过吗？会不会是你太想呵护她，以至于过分低估了她处理社会关系的能力。

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。如果她的社交真的存在问题，那么，多听听她的想法，双方一起找出更好的方法去改善她的社交环境，培养她明辨社交对象的能力，不是比直接“让她把朋友圈弄‘干净点’”更高级有效吗？

爱情旅途要走得长远，把彼此的脚绑在一起，只会不堪重负。只有解开“绳索”，才能齐头并进。因为爱，必须有尊重和自由。

山河梦里红妆笑

■张琦

当你的兵在琢磨呀！”一句话，换来他一连串捂嘴笑的表情。

众所周知的原因，我们的沟通大多在线上，话题总也绕不开军营和军人。我和他说起有次突降大雨，恰巧路过一个营区的我，情急之下便往哨兵岗亭里跑。“哨兵神圣不可侵犯”的道理我岂能不懂。正当我犹豫着要不要进去的时候，站岗的小战士打开门向我猛招手。那十多分钟里，我以尽量标准的军姿与小战士并肩肃立，就像执勤的哨兵就是我自己似的。雨停了，我走出岗亭，用一个有力的军礼，告别了那位始终无言的战士。听完我的讲述，兵哥回了句：“你懂兵，所以像兵”，还说我立“口头三等功”一次。瞧这点评，又一次抓住了我的心。

就这样聊着聊着，某天，兵哥突然被我聊“丢”了。成天和军嫂打交道，我咋能不知晓军人的突然失联是常态化？可开始的几天，我也扛不过胡思乱想的焦灼感，“难道他是不想和我继

续了”的念头至少出现了一百遍。后来，还是理智占了上风。我静下心来，写作、读书、运动，一直等待线上那个让人心动的声音回来。以前，很多军嫂都给我讲过，“和军人过日子要以周、月、年来论”；如今，我更体味到，军嫂的可敬就在于把很很长的时日过成“一整块”的淡定和唯美。

和兵哥一文一武的互相倾慕，摩擦出不少惊喜的火花。前不久，兵哥单位举办军体运动会，他一人参加6个项目的角逐，全部进入前三，射击更是一举夺魁。收到消息时，我情不自禁地“耶耶耶”个不停，一连几天，嘴角都自动上扬。紧随其后，我也向他报告了好消息——我采写的两篇文章马不停蹄地上了《火箭兵报》和《武警报》。兵哥一口一个“这么能干的姑娘不当军嫂当啥”，怎么听都是最美的情话。

“家国古来戎装固，山河梦里红妆笑。”写这句诗送给兵哥，是想对他说：“在你叱咤山河的梦里，我愿莞尔。”